

秋天，下着雨 祖母为这个男孩起名余秋雨



拍于一九六四年秋的“合家福”，后排右一为余秋雨

爸爸、妈妈结婚后的四个月，德国宣布投降，欧洲战争结束；再过三个月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抗日战争结束。

这些大事，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，但乡下却不知道。

没有报纸，没有公路，没有学校，无从知道外面的消息。祖母在上海是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，回乡后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资源，便在佛堂里为一个个死去的亲人超度。

这天佛堂里一起念佛的，有七八个中老年妇女。闭着眼睛的祖母突然听到有轻轻的脚步声在自己跟前停下了，连忙睁开眼睛，只见这所小庙的住持醒禅和尚站在面前。祖母赶紧站起身来，醒禅和尚便目光炯炯地说：“刚才金仙寺的大和尚派徒弟来通报，日本人已经在昨天宣布无条件投降！”

“无条件投降？”祖母低声重复了一句，大颗的眼泪立即夺眶而出。那几个中老年妇女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只向醒禅和尚深深鞠了一躬，便立即转身回家，她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告诉我妈妈。

妈妈得知后，便匆匆出门，去告诉外公。外公听到这个消息，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了一会儿天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墙角，弯腰旋出一坛酒，拿一个小锤头轻轻敲开坛口的封泥。

外婆说：“厨房里那半坛还没有喝完呢，又开？”

外公说：“这事太大，半坛不够。”

他用长柄竹勺从酒坛里取出酒，倒在一个很大的青边瓷碗里，端起来，走到大厅前面的前庭中央。他把酒碗举到额头，躬身向南，然后直起身子，把酒碗向南方泼



余秋雨

洒。做完这个动作，他又拿着那个青边瓷碗返身回里间，仍然用长柄竹勺向酒坛取酒，再端到前庭中央，向东泼洒。接着，再重复两次，一次向西，一次向北。

妈妈回到余家，祖母仔细问了外公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，然后说：“阿秀，今天晚上多要点灯吧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好，把那盏玻璃罩灯点上！”

当时村庄里点的灯，都是在一个灰色的煤油碟上横一根灯草。那盏玻璃罩灯是妈妈的嫁妆，在村庄里算是奢侈品了。妈妈点亮那盏灯后，又说：“我把它移到窗口吧。”

祖母说：“对，移到窗口。”

我出生那天正下雨。雨不大，

也不小，接生婆是外村请来的，撑一把油纸伞。雨滴打在伞上的啪啪声，很响。

按照我家乡的风俗，婆婆是不能进入儿媳产房的，因此祖母就站在产房门外。邻居妇女在厨房烧热水，进进出出都会问接生婆“小毛头是男是女”、“小毛头重不重”。祖母说：“不要叫小毛头，得让他一出生就有一个小名。”

“叫什么小名？”邻居妇女问。祖母想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窗外，说：“小名随口叫。秋天，下着雨，现成的，就叫秋雨。过两天雨停，我到庙里去，请醒禅和尚取一个。”

第二天雨就停了，祖母就滑滑扭扭地去了庙里。醒禅和尚在纸上画了一会儿就抬起头来说，叫“长庚”吧。他又关照道，不是树根的根，是年庚的庚。

回家的路上祖母想，管它什么庚，听起来一样的，村里已经有了两个，以后怎么分？

她还是没进产房，站在门口对妈妈说：“和尚取的名字不能用，和别人重了。还得再找人……噢，我怎么这样糊涂，你就是个读书人啊，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取？”

妈妈躺在床上腩腆地说：“还是您昨天取的小名好。”

“我取的小名？秋雨？”

“对。我写信给他爸爸，让他定。”

妈妈也想借此试一试爸爸的文化修养。爸爸回信说：“好。两个常用字，有诗意，又不会与别人重复。”

于是，留住了那天的湿润。从此，我就成了我。

余秋雨《吾家小史》

为整治受贿官员，汉文帝发明“羞愧疗法”

汉文帝有两大优点，一是节俭，二是治贪。

可是官员贪腐问题一向难治。受贿是一种病，还是顽疾——当官的眼见得银子在眼前晃过来晃过去，没主似的，就免不了犯病。要说贪污，还受点限制，伸出手去总要有个勇气。但受贿就不同了，是你伸手往我衣袋里塞银子，我连小拇指都不曾动一动，所以这病患得容易些，也格外难治。

对于节俭的汉文帝来说，这事简直是不能忍，所以他发明了一个整治受贿官员的好方法，叫做“羞愧疗法”。

汉文帝的一位大臣叫张武，是个将军，有点特权，于是就有人向他行贿，今天一条鱼，明天一石谷，后天就是一桶金米粒子，养成了一大贪官。大凡贪官都有一个毛病，见利不见害。刚开始接一条鱼，还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，见确实没有人发现，才吞下肚，但到第三天接受一桶金的时候，就心安理得没了顾忌，他可以大模大样拎着那桶金过天桥，还嚷着：“同志们，这是洪洞县送我的一桶金！”广而告之，于是行贿者络绎，门庭有如闹市。

但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，他闹到这种地步，离倒霉也就不远了。果然，张武受贿东窗事发。

文帝叫道：“小的们，开库！”他说的是开“央行”大金库，堆着金砖银锭钱串子的大房子。“小的们”以为皇帝要抄张武的家，预先把金库的门开得大大的，从张武家搜出赃银直接入库，便兴奋，预备着看热闹。不料皇帝却从办公室里叫出张武，很亲切地问他：“张将军，说实话，你受贿了多少银子？”张武不敢撒谎：“大约五万两吧。”文帝又大叫了：“小的们！搬出五万两银子，送给张将军。”

张武的胖脸立刻滚下了油珠子，冲出皇宫，沿着大街就奔护城河：没脸活了，他要投河自杀。

皇帝说话算数，等张武收起自杀的念头回到将军府，见满院亮晶晶的小月亮，都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，张武羞得立刻休克了过去。从此他不敢见银子，犹如狂犬病人听不得水响，一听见银子响就犯羊角风，挣扎着往护城河跑。这张武虽然痴病病得不轻，但贪污受贿的病却根除了。

文帝这“羞愧疗法”果然好，虽说花了五万两银子，开支不小，但改造了一个贪官，更让从前贪污受贿的官员不敢再贪，所以，银子花得值。何况还省去了成立专案组、搞侦查、法庭审问这些麻烦，大家都省心。

与“羞愧疗法”相反的是“恐吓疗法”，战国时韩昭侯用这种办法。他培养了一大批耳目，散布在政府各部门和民间，鸡毛蒜皮都来汇报。城南有一妇女，骂她的婆婆一句“老媳妇”，韩昭侯立刻就知道了，派官员带着自己的旨意前去“申斥”，行政拘留十五天。因为韩昭侯大大小小什么事都知道，所以死后得谥号为“昭”，而文帝“文”谥的，还显得有些糊涂，但大汉江山却延续四百年，这其中的道理深着呢。简单说吧，“恐吓疗法”治标治表，“羞愧疗法”治本治根。

汉文帝的“羞愧疗法”还可以推

广，而且效果都不错。吴王刘濞是他的堂兄，摆老资格，撒谎说病了，不肯来长安做每年一次的例行朝觐，文帝便派使者带着一张小桌子一根手杖表示慰问，意即坐时靠几走路拄杖，让他颐养天年。而当时吴王还不很老，让他颐养天年，羞愧他。南越王赵佗看文帝贵为天子，很是风光，也想当皇帝，便宣布自己皇帝，连名号都拟好了，叫“武帝”。汉文帝却也不恼，把赵佗在中央的兄弟子侄提拔重用，羞愧赵佗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赵佗很快取消了帝号，重新尊汉天子为宗主。

不过，“羞愧疗法”的实行，得有两个条件，第一是贪官还不太多，贪污的数额还不太大；第二是贪官们的良心还好好地长在肚子里，没丢掉也没烂掉。西汉恰恰具备这两个条件，如果遍地是“张武”，张武们又贪得没边际，揪出一个就是百千万亿，文帝再有钱，一比一的赔率，也得叫他破产。或者张武们全是没脸皮而且给脸也不肯要的角色，文帝再圣明，也没辙。“张武”会乐呵呵地收下五万两雪花银，从容谢恩，还不忘照顾皇帝生意：“要不咱这样，我和您五五分成罢。”

王清淮《新史记》



影视剧中的汉文帝